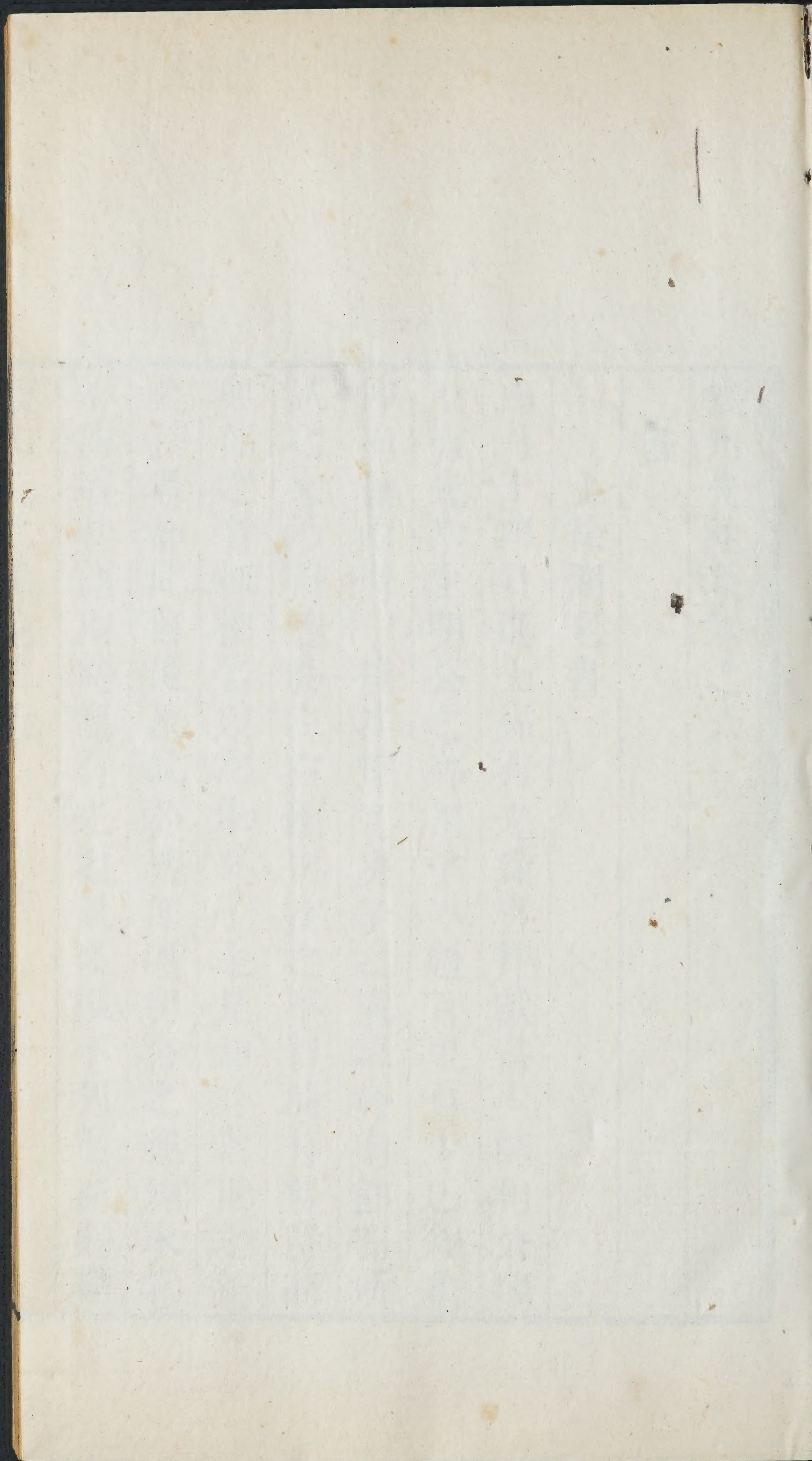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頗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

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塞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予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毎履

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葢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藴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汲汲而已也况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

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宏傳宏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閣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閣下又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閣下

而常熟刻誤作閤下當是但知閶閤之義而不解有開閤入閤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塡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塡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閤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閤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

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

加黜謫然刷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閤下加奬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竊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閤下甫到京席未及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

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

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勑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追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

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
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
如此㝠可憫惻流言朋與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
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閤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
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
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
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
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秪如不覩其人之面望
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
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

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郤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

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
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
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
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
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
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
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
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
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
浪排天篙艣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

此時求仕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惝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絶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决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

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淸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爲郡二千石歷外省及堅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

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illegible]
歲入覲閤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illegible]
之閤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illegible]
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illegible]
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
獨免於過謫則閤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
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
而有負於閤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
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

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

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剌舉必公與明其
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
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
世咸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
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
毁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
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
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
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
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

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閤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還自於銓部非閤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閤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

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閤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閤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叚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負于閤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令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

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

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
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徵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
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徵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
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
朝廷淸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
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
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　天子新卽位
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
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令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
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

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 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葢未有考其實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寛歷 五聖至于 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强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

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紘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荆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

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刼持以必行令一使者輒能改　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

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訴詭佞提姦訣嵬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盭而財匱兵弱吏弊而□□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

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迍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罷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與化守之被讒至延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

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跰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勑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閒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

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埀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屛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者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葢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

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遷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　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内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　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　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

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悖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强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為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晻薉殁世而不見使後之欲

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兹者　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

中出天下想望丰釆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　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署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籧篨之人者亦非有

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僣越焉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武林後學趙昕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竄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絶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始遍壙埌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

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柰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欝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

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遣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内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兎之傷而巳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二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

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　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　天

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戸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葢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擴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誣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

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
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
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
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
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
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鬬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
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熇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
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
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

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
之在吳也入輿　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輿小民從容
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
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
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
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
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
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
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
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

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寃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

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叅訊可得其情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叅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令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强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

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眞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媕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眞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没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

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牴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此文抄本與常熟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卒以死徇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强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孤矣張

糴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册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卽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譏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已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

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玆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臠而食

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懐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追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

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泿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

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悲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

冊緣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彝倫反道敗德恂愗頫于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撝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温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

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
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
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
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
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憒懣使者徒知
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
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
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

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

之可謂發明無遺

異竊恐猶有所未安

以爲一者蓋特有所

也曾子因門人未達

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

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

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

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
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恕之事苟子貢不
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
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
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
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
忠恕二字顓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
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

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

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

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聵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弟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

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頽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

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前人或移置别集尺牘中今按此葢榜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財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觖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肅雖有敬仰之

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鳷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已之言特入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閒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强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既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殁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

有輸粮之累祖父土尚未卽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
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
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
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
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
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
修者以爲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
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
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
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

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贊述者伏惟為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幽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為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卽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眞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劒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

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眞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厲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令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

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況此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瀆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

名他師云敝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敝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寃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欵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葢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嚅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

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
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葢
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
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强與之懽而若
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
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
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
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
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
實行排陷之計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挍蕭長倩之

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旨亡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崑山後學葉國華葉奕苞訂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幷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

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

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盇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

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滕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

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尾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尾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盖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比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灾腹內之民寔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

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尢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

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蹌口入海放今年渟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禆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

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

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盖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盖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

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
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
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
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
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
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
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
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
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

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宜

遺王都御史書　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玆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冐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機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

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徃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盡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循法領兌於嘉定彼以

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
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
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盧鳳
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
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
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
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
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
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
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

損益務求以便民盖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盗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兊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兊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挿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

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卽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毁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

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慼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嘿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冈身田土高仰物産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税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

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

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漑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旣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嗸嗸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

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褒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册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盖如此郎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

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寔未嘗得三斗也

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寔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旣減新額又於逃戸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巳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狥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巳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甪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巳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

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决以敢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裹無復青草

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戸所克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貱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戸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

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閣鋭意更變覇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令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寔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如

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巳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邦是附和書册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

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説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厘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説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嚙氷雪也藁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 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巳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寇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玆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晋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

釆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冦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鋭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

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其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

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其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闕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

如與人鬬而東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脣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卽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眞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眞僞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

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謂雜以□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

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宼且□性貪狠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巳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卽知宼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宼不敢入境盖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羸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

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
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
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廣
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
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
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
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
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
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
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互市是利

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絕之旨矣況亾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厲海龍堆截然□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恭順四邊寧謐足

稱盛治惟□□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儲偫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厪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

高皇謝絕朝貢 今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寔

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
淛抵吳直犯淮揚燒刼奸滛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
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僨軍築舍鑿河畧無
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
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即束手兢兢幸其稍退
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
出境不可得已況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
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
池置軍器造戰船繫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
帑輙有擅專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盍官帑有

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税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歛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恒產恒心相爲有無無足恠者若非頃者大爲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卽内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燕湖邐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鞲

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
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塡闗閉門追夫守垜與窮鄉
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
內雖多重寶終是遺宫若孝陵則我　高皇帝體魄
所藏神靈所宀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
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
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旣不使之出
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
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
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寃號之

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其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眞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既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

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鬬是誠所謂驅羣羊
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
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
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
利其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
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
悉行堰壩葺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
賴舟楫而清流既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
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
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

淵背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木兵柄萬師協心恩敷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兌譬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其本章布諸生不當冐越第曩曾以文藝濫辱奬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其等先後蹶附之時刿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黔盧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冐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指示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閒亦行之而未能

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瀆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戇愚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按是書作于甲寅歲時府君以孝廉家居今云以試事在留都似是代人作者後又云撰水利書纂圖考作備倭議及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等語又似自署名者諸刻旣不之及鈔本但稱某而不書名今姑從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

塵郎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畧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稻上游令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郎攜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畧盡其勢未已

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爲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繹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既衆嚮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恥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閧然方塡門塞關爲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該境遥爲聲援竟爾招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

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illegible]餘隻
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illegible]攻圍
烟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
倍夜則挖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
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
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三十餘
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恐力拒守幸以
不破當夜鄉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
道往請救于代巡孫公十九日即蒙復委梁鳳提兵
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

索取軍需聲言毎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歛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眞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强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牛被虜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俞碎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知援絶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

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惑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晉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蓋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欵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既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

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甃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爭出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縊溺而死

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艮
相徐倬傅繼善奮義冐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
于六市舖西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騎
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欵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
不負狠名梁帥徐徐旣至有司遴地扎營梁鳳仍稱
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欵兵孤
懸勢難野帘姑納城中待梁并進府縣文牒祈請再
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巳先計縱沂兵逸去爲
媒孽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于
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

義勇導引欵兵直擣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遥望賊
來卽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欵兵益
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
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欵薄沂之謗欺罔上官
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
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
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
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萋菲挺身冒險
仗義執言乃至暴役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

先有欵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
顔再入崑境各庚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
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流瀾倒又
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
功而欵兵聲巳讋服賊胆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
數十里烟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盍自四
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
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內
無張巡許遠之畧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
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

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罔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密邇當道豈皆盡得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文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殁陣其滄死者皆緣鄧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淇流性不善水

叉甲重不能振援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渰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今與欵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燹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淸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廻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

伏塋塚有碍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釁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况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

爲法受惡之類是也况旣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巳雖
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
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
以有限之大戸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
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筭則用足兵强
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
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塡門塞闗懸懸外
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寃憤哉愚
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
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畧

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衷悃毋以出
位爲罪幸甚幸甚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錫山後學秦　鉽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葢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群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淸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

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
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
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
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褎然輿馬
赫奕自愉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
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
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
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
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
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

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葢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黙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諤諤

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祿祿者徒雖祿祿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為別按辛卯為嘉靖十年府君時年二十有六耳文章議論已如此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厲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剿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為天下之望闒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横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敎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

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

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益釋巳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㒸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閈也予於是釋巳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涫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巳者

西川子既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
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
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
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
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
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
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
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踈屬不論也斯

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毎論及試事輙言文而不言命以為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旣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所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己而已人不知己不足以行志己不知人不足以及物狥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己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己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與而學與仕為二事故以得第為士之終而以服官為學之始士無賢不

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蒞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之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淟涊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誶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

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葢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强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

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廸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趍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頑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剔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賚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

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奬誘深荷知已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已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

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彌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菓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

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官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敎化不復見賴孔氏

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寍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

世之人益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閱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作太元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

元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悉此非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
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眞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
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税籍日以亂鉤校日以密催
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
難宋侯之爲崑山也寛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
餘税辨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曰
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爲天
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葢國家仰給東南
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
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

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昔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叙　代

吳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
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
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
環以大海滙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豈遂水陸之珍
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
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
接武　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軺絡繹于傳舍名爲
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
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
閭𢹂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

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騑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某周覽閭闔之墟緬懐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熈洽吏治寛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抗

敝疆埸靡盬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殣彫瘵之餘寛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寛靜處以宏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為三公之例留之

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爲本葢非廉不足以獘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巳私與之則盡廉讓之

爲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巳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爲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爲殷富徃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挐攫利端

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塡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擕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婾得暫息然海防未撤警報不止尙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愼遴牧守得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爲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

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爲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爲人清廉不擾眞有郤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滸以爲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遷於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

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
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
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
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
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
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
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
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
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
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

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扳燕者乃今部伍綫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爲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 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

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
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
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
皆指以爲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
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
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
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攻
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今熊
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卽犯之如是者三
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爲使者所劾落職爲

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爲賊衝其全爲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爲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閑自若武夫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爲心海上

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毎戰輒衂原野暴人之骨
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
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爲間挾大吏以
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
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
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
嶼餘黨數百人爲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爲窮寇
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廹歲暮諸
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
而遁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

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剌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棠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爲之自疏者葢以爲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爲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弁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大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

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爲會稽都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邱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爲九眞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儌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絕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爲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有光無所用於

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棲江海之間
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
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
去而今返駕於吳藎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
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
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
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
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爲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
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
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徃爲賀執法門下弟子獨

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爲序云爾

送吳郡别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别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葢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蹐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

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
小者而敝蹇强戾不勝其忿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
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
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
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
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
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决而取舍
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
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兗者治淮以
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

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别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眞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别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

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葢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别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崑山

本篇首删去九十餘字今從常熟本又按兵瑣字出漢書丙吉傳使東曹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謂兵籍也常熟本不得其解遂改作兵戎非是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葢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敎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

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敎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葢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慼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歷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庻幾哉昔宋慶歷初是時天下全盛范

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邱文莊公亦以幽燕廹近□□而漕河易壹欲重山後之守毒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淸𢘅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

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䘏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儁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巳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益歷能誦之

余以是益奇子嗚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嗚囂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

在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敎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

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靑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咨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絶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

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與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武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廸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崑山本與抄本同今從之常熟刻小異當是初本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叅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爲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

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
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
將亦絶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
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
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
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
之寇廷議以公寛仁亶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
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
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
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

山視艮爲九眞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既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蒞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

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𧶽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曰以望於公焉舊刻删篇首七十四字今從抄本補之

送許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葢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葢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

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
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
何周宏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
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
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
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
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
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
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
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

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敎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敎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郴州計君之來敎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敎序

全州蔣先生敎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敎崑山之學

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敎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太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敎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

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敎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敎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

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輿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邱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遷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輿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